

E LUO SI SHEN CHU

俄罗斯深处

◎ 闻 一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闻一作品系列·俄罗斯情结

俄罗斯深处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深处/闻一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7-1333-0

I. 俄… II. 闻…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483 号

俄罗斯深处

作 者 / 闻 一
责任编辑 / 赵立程
封面设计 /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 编 / 15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2.875
插 页 / 2
字 数 / 307 千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0.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33-0/I·1369

目 录

总序:我的俄罗斯情结 (1)

上篇 九曲十八弯

绘彩蛋的人.....	(9)
冬宫失落的银勺.....	(30)
一只钻石戒指.....	(47)
还俗的僧侣.....	(64)
两地相思.....	(80)
电梯的门刚刚打开.....	(97)
夜半,有人来访.....	(115)
“嗨,丹尼尔科,来瓶黑啤酒!”.....	(133)

中篇 细雨敲明窗

小城杜布纳.....	(153)
涛声依旧.....	(168)
院士的村庄.....	(182)
不透风的书斋.....	(197)
采一篮子草莓.....	(214)



泥土是黑的	(228)
用卡车装废品	(243)
链条	(258)

下篇 浮沉急浪时

女人、狗和熊	(277)
失落的声音	(295)
被保卫的别墅	(312)
戴鸭舌帽的人	(328)
“爸爸,我要克里姆林宫!”	(351)
“俄罗斯的首席电总”	(371)
希望之星	(386)
跋:动荡年代	(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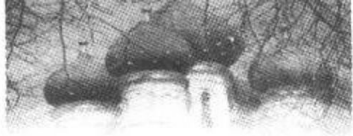
总序： 我的俄罗斯情结

一句动情了几代人的普希金的诗句：“在那美妙的一瞬间”总会引起满堂的唏嘘；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初恋唱到了白发，每唱起来还总要神魂飘荡。

这就是俄罗斯情结？谁说得清呢？因为没有人去说清，没有人想去说清。许多事情往往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时才具有摄人心魄的魔力，才令人久思不忘。在俄罗斯情结这个问题上，似乎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岁月愈是久远，这情结就愈是模模糊糊和朦朦胧胧，情结愈是模模糊糊和朦朦胧胧，那思绪和怀念就愈浓愈醇愈回味绵长。

我总是想，大概只有和这个国家曾有过极为密切关系的普通人才会有这种情结。比如说，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年华的学子，他们或是把青春之思留在了那里，或是有过不绝的白桦之恋，或是有着难以割舍的事业上的联系。又比如说，那些把一生的精力都用于了解这个国家的学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和思考使他们与俄罗斯结缘更深，比旁人更多了一层眷念。因而，我也就曾想，这种普通人的情结，显然是很少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无论在什么政治条件下，这种情结总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有时隐藏于心间，有时露形于外部罢了。

然而，我却完全没有想对。我发现还有两种人也具有同样的情结。一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四十来岁，他们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来，其迷迷之情和幽幽之念，不亚于他们的长辈。他们谈论起这个国家来，其沸沸之意和洋洋之思不亚于



他们的先行。这是追随，模仿，还是时尚？还有一种人，当他们不得不处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时，他们和那方土地上的人们曾怒目而视，唇枪舌战，针锋相对得死去活来。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奉命，可能是自觉，也可能说不清是奉命呢还是自觉。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俄罗斯情结的。然而，岁月悠悠，时过境迁，往年的旧帐和争斗竟也成了他们偶然相逢时谈不完的话题。不管他们现在身居何等的高位，他们对当年的旧业依然满怀深情，搞翻译的会没完没了地替后辈们当翻译，搞文字工作的会津津乐道于尚不见于典籍的幕后争斗。一场盛宴，一壶好酒，为往事干杯，相逢一笑泯仇怨！这也就是俄罗斯情结，和普通人的俄罗斯情结似乎没有两样。只不过他们的情结上总影影绰绰、时断时续地呈现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光环。



闻一在俄罗斯



但是，在唱过《红梅花儿开》之后，人们在陶醉于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之余，显然不大有人去想，这种充满玫瑰色彩的天堂般的生活和生产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为什么这种无与伦比的体制却使苏联的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并给当今俄罗斯的农业留下了许多问题？

一条小路细又长和卡秋莎的歌声颂扬了卫国战争的庄严和神圣以及普通战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然而，在卡秋莎轰鸣过之后，在战士们沿着细长的小路消失在迷雾的远方之后，还发生了些什么？也显然不大有人去想。事实上，这场生与死的战争，除了庄严与神圣，也自有扭曲与不公正。而这种扭曲与不公正对苏联战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人们只忘情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创造的浪漫气氛和色彩，却很少去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浪漫的莫斯科，这个浪漫的莫斯科消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消失了？而那些在这种浪漫中轻歌曼舞的苏联人呢？莫斯科只有浪漫吗？它的现实呢？

当然，还有许多这样的疑惑。所有这些列举的和未曾列举的疑惑都搅和着一种真正的俄罗斯情结。这是普通人的俄罗斯情结，也是与普通人不一般的人们的俄罗斯情结。这种情结是理不明，也说不清的。然而，以这种情结去认识一个逝去的苏联和一个存在的俄罗斯却是非常重要的。不认识那个逝去的苏联，就不能了解这个存在的俄罗斯，也就不会看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会怎样的发展，这方土地上的人民还会怎样的生活。

所以，我在我的这几本书里所要讲述的正是这种俄罗斯情结，自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个人的俄罗斯情结。

认识逝去的苏联和了解存在的俄罗斯有个关键，那就是苏联急变为俄罗斯的瞬间。尽管这瞬间的反应有上层的，下层的，有单向的和多向的，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的，而我只能说我自己所耳闻目睹的，所感受的，设身处地所体验的。于是，就有了上一本《解体岁月》（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1版）。

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个现实。当我重返莫斯科，一次又一次踏上这片国土时，那种表面的喧嚣和深层的动荡对我产生了磨灭不去的印象，而它在喧嚣和动荡中的日趋稳定的变化和发展也令我目不暇接。只有身处这种喧嚣和动荡之中，才能体会这种喧嚣和动荡对于这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真实意义。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俄罗斯深处》。

权力、命令和行政措施可以使许多东西消失殆尽。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更有许多东西是权力、命令和行政措施毁灭不了的。就像涅瓦河和伏尔加河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上，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的许多东西，它的道德的、传统的、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感情的许多东西是永恒的，永存的。它就是靠这一切存在和发展到今天，也将在这一切的基础上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只有根据这些永恒的、永存的东西，而不是被那些浮光掠影的现象所诱引，才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判断。于是，就有了将出的第三本《永远的涅瓦河》。

不过，它只是我个人的话，我个人的俄罗斯情结。这里没有正宗的理论叙述，没有深奥的逻辑推理，没有强迫他人接受的条条结论，更没有试图传世的惊人之作，只有我自己的感情和思维，只有表述这种感情和思维的力求简朴和力求优美的文字。

我以史学家的理念和作家的情思，把它们奉献于我未来的读者，也许你们会在其中找到你们自己的俄罗斯和自己的俄罗斯情结。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都曾经是、现在是，将



来也必然是两个永远分离不开的相邻大国。大自然铸就了这般风水，这般情，任何人是奈何不得的。因此，我的，你的，大家的这种俄罗斯情结也就注定了是不会了结的，是永恒的，永存的。





上 篇

九 曲 十 八 弯



绘彩蛋的人



维尔卡打开了烤箱，一股烤热了的奶油的甜甜的香味立即窜了出来，弥漫在这烛光摇曳不定的厨房的空间。

我顿时啊呀了一声说：“好香呵！”

斯乔普什坐在餐桌的那头，兴奋得来回搓着他那双大手说：“维尔卡烤的复活节蛋糕是一绝！在我们这地方是远近闻名的！维尔卡，快切开来让闻尝尝！”

维尔卡把刚出烤箱的复活节蛋糕端到了桌子上，斯乔普什拿起餐刀就要去切。维尔卡啪地一声照斯乔普什的手就是一下子：“瞧你馋的！不像个样子！”

斯乔普什朝我耸了一下肩说：“得！不让吃！”

维尔卡说：“现在不好吃！要等一会儿！”她把蛋糕连同模子倒扣在桌子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张纸上，纸的下面还铺了一层毯子。她坐了下来，端起面前的酒杯朝我扬了一下说：“喝干了这杯酒，我来给你讲讲这复活节蛋糕的做法！”

我见过不少家庭烤蛋糕的场景，但看烤复活节蛋糕还是头一回，对于烤这种蛋糕有什么讲究，我也不清楚。我看着那倒扣在桌子上的蛋糕，心想这维尔卡是在搞什么名堂呢？我禁不住问：“把蛋糕倒扣在那里是一种宗教仪式吗？”

斯乔普什哈哈大笑了起来：“什么仪式！纯粹是她在卖关子！”

维尔卡斜瞄了他一眼说：“少插嘴，绘彩蛋还有你的份儿，可这烤蛋糕就得我说了算！”她停顿了一下，突然问我：“你烤过蛋糕吗？”我摇摇头。事实上，维尔卡也没有等我回答，就说了下去：“复活节蛋糕讲究的是要蓬松，要松软！这



和面可就有讲究了。要打大量的鸡蛋，要把鸡蛋使劲地打散，直打到发白起泡沫。还要加足了黄油和糖。这样和好了的面才不会发黑，才能‘起’得好……”

“哦！”

我马上想起前天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见女主人遭遇了一件“不幸”的事。她和好了一块面，等到了时间她打开面盆动手要做复活节蛋糕时，却惊讶



正在精心制做复活节的蛋糕

得脸色都发白了。原来盆里的面一点也没有“起”，像块死疙瘩，还遍体发黑。她马上想到这是一种不幸即将到来的征兆，就立即跪到燃着蜡烛的圣母玛利亚的像前，不停地自言自语，祈求上帝的宽恕。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认为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事，这是上帝的惩罚。现在的俄罗斯女人有很多都是信教的，她们常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与上帝的警示联系起来，比如开得好好的花突然凋谢了，走在大街上大风把她的头巾吹掉了，心爱的猫把花瓶打碎了等等。女主人在圣像前长跪不起，连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宽解她，我们就只好把手中的酒杯悄悄地放在餐桌上，溜到客厅里去闲聊了。

“哦！这个可怜的女人！愿上帝保佑她！”维尔卡迅速在



叫：“你是不是想娶这么个老婆呀！”

斯乔普什快速窜到桌子的那头去了，维尔卡没有抓到他，就狠狠地说：“等到闻走了，再算帐！”

维尔卡其实是个很娇小的女人，也很漂亮很温柔。斯乔普什大概是受了那高耸的蛋糕的启发才画出了这么一个“起”得很好、发得很足的女人。不过，他把细节抓得很准确、很传神，你看这脸、这松软的复活节蛋糕和高耸的乳房，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维尔卡。斯乔普什现在是个专画彩蛋的艺术家，偶尔也画一些“套娃娃”。他画的彩蛋在复活节期间供不应求，即使在平时他的彩蛋也是畅销不衰。在平常日子里，他也画些“套娃娃”。原来他在一家剧院搞美工，现在辞职自己干。每逢周末的日子，便到伊兹梅洛沃“文化集市”去出售自己的产品。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摊位，我就是在选购“套娃娃”时结识他的。我在斯乔普什的作品里寻找到了一种朴素的，甚至是原始的俄罗斯的风情。他的画风简洁明快，甚至有些粗犷，但却蕴藏着一种森林的秀美、大河的流畅、土地的深沉。他把他的情思、人生态度和哲学观都画在了那些小小的、椭圆形的蛋壳上了。

“好了！可以切蛋糕了！”这时，蛋糕的热气已经出尽了，维尔卡已经把蛋糕从模子里倒在了一个大盆子里，并在上面涂了一层厚厚的巧克力和奶油。这复活节蛋糕确是蓬松得很，高高的，像个圆柱子，四面还有模具留下的精巧的花纹。真是一件艺术杰作！蛋糕通体透着一股喜庆气氛。

维尔卡终于把蛋糕切开了，给我和斯乔普什一人一碟子，同时说：“你们去客厅聊吧，我还要把客人定的蛋糕做出来。”维尔卡现在自己开着一个蛋糕房，就叫“维尔卡蛋糕房”。生意是很好的，不用说左邻右舍了，远隔几条街的顾客也是不少的，甚至在莫斯科也小有点名气。眼下，正是复活节